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 Abroad

Fareed Zakaria

[美] 法里德·扎卡里亚/著 孟玄/译

自由 的 未来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 Abroad

Fareed Zakaria

[美] 法里德·扎卡里亚/著 孟玄/译

自由 的 未来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由的未来 / (美) 扎卡里亚 (Zakaria, F.) 著; 孟玄译, 一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3

书名原文: The future of freedom

ISBN 978-7-5327-6499-0

I. ①自… II. ①扎… ②孟… III. ①民主—研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4629 号

The future of freedom

Copyright ©2007, 2003 by Fareed Zakaria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译稿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自由的未来

[美] 法里德·扎卡里亚 著 孟玄 译

责任编辑: 张吉人

策划编辑: 母语文化 王启宪 董天乐 matrixsbook@gmail.com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16 插页4 字数 160,000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6499-0/D·107

定价: 5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371-63956290

目 录

楔 子	003
-----------	-----

前 言 民主时代	005
----------------	-----

民主和自由 / 美国模式 / 自由和节制

第一章 人类自由简史	019
------------------	-----

自由，旧与新 / 天主教会形成的吊诡 / 自由的地理因素 / 贵族和国王们 / 教皇对抗宗教改革 / 开明的专制国家 / 资本主义的后果 / 英国与美国的影响 / 文化宿命论 / 东亚模式

第二章 曲折的道路	049
-----------------	-----

为什么德国不像英国？ / 几乎全民主了 / 国家的财富 / 贫穷的人有福了 / 国家的重要性 / 下一波 / 你不能阻止机器转动

第三章 不自由的民主	077
------------------	-----

重返俄罗斯 / 错误的道路 / 民主的问题 / 多数的暴政 / 战争 / 应为之事

第四章 伊斯兰的例外.....	105
伊斯兰的广阔世界 / 阿拉伯心灵 / 政治的失败 / 经济的失败 / 对西方化的惧怕 / 教派的兴起 / 伊斯兰的宗教革命 / 到达民主之路 / 精密的钟表发条	
第五章 好事过了头	143
间接民主 / 政治透明化 / 冻结在过去里 / 派系之祸 / 政党的衰微 / 筹款机器 / 直接民主 / 加州梦碎	
第六章 权威的死亡	181
从钱说起 / 不只是钱 / 我的教会就是你的教会 / 艺术和文学品味变迁 / 美国贵族 / 从看门狗变成哈巴狗 / 精英阶层的自杀	
结 论 解决之道.....	219
授权的民主 / 合法性问题 / 少即是多 / 事关重大 / 向上和向下	
后 记 伊拉克会成为美国第五十一个州吗?	237
致 谢	246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 Abroad

Fareed Zakaria

[美] 法里德·扎卡里亚/著 孟玄/译

自由 的 未来



上海译文出版社

楔子

传说住在塞壬岛的海妖会在海上唱出勾魂摄魄充满魔力的歌声。凡是听到歌声的不幸水手，都会身不由己地趋向歌声驶去，最后船毁人亡。喀耳刻警告尤利西斯，要他用蜡封好水手的耳朵，免受歌声的诱惑，将他紧绑在桅杆上，同时严格命令水手们，不论他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许将他松绑，直到他们安全地渡过塞壬海妖岛。

尤利西斯听从了指示。他把水手耳朵塞满蜡，要水手把自己用绳索牢牢捆绑在桅杆上。当他们驶近塞壬岛时，海面平静，从远方的水面上传来阵阵仙乐，美妙的音乐动人心弦，令人狂喜欢乐，尤利西斯忍不住要挣脱捆绑，他又哭又叫，哀求伙伴们放开他。但是水手们服从原先命令，齐向前来把他绑得更紧。他们坚守原来航向，音乐渐渐消失，直到听不见。尤利西斯带着感激和欣喜示意伙伴们可以取出耳塞，他们也把他松绑下来。

——布尔芬奇 《神和英雄传说 / 故事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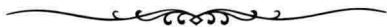
Thomas Bulfinch, *The Age of Fable or Stories of Gods and Heroes*



前 言



民主时代



我们活在民主的时代。过去百年来，民主势力大兴，重塑世界面貌，其影响力超过任何其他潮流和趋势。在1900年时，世界上尚无任何国家以今天的标准足以配称上是民主国家：也就是说，当时没有任何政府是经由全体成年公民投票选举产生的。而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已有119个民主国家，占了全球国家总数的62%。民主政治过去只是在西欧和北美少数国家实行的一种特异的政治体制，现在变成了人类常态的体制。帝制过时，法西斯主义完全破产。即使宗教神权政体也只对极少数的信徒还有吸引力。对于全球绝大多数人民，民主政治成为唯一能提供政治合法性的政体。即使埃及的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 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 (Robert Mugabe)，也需要费尽心思，花大量钱财举办全国选举，选举中他们当然大获全胜。当民主的敌人都得口颂民主，学模学样时，显然民主政制似乎已经横扫一切，全面得胜了。

“生活在民主时代”还有更广泛的意义。从希腊字根看，“民主”意指“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在每一生活层面我们都看到权力的分散和下放。此种现象即是所谓的“民主化”，其范围远远超过政治的单一层面。因为权力分散在各个层面过程类似：包括等级制度崩解，封闭系统开放，群众压力成为社会变化最主要的动力。民主从一种政府治理的形式，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

从经济层面来看，今日资本主义最特别之处，不在于其全球化，或信息丰富，或技术驱动，这些特征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史上已是如此。真正属于现阶段的资本主义特征，其实是它的民主化。过去半个世纪，工业化世界的经济成长让亿万人致富，把消费、储蓄和投资演变成成为普及现象。这就迫使社会结构适应。过去多少个世纪以来，经济权力掌握在少数生意人、银行家和官僚集团手上，现在因为民主化，权力已向下移转。今天多数大公司——甚至大多数国家——并不争取少数富豪，而是争取中产阶层。这样做非常合理，因为即使加入会员资格限制条件最严格的投资集团，其资产与工人們的退休基金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

文化层面也民主化了。当然，一度被尊为“高级文化”的事物仍然继续发扬。可是高级文化已经不再享有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而变成少数年长者的小

众文化。今天社会文化中心是由流行歌曲、卖座电影、黄金时段电视节目所构成的。以上三者组成现代文化的经典，成为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熟悉的文化参照系。席卷社会的民主化已经改变我们对文化的根本定义。过去在旧的秩序之下，一位歌唱家的名声取决于那些欣赏他或她的人。现在出名的关键在于有多少人喜欢他或她。以歌迷人数作标准，麦当娜的名气绝对盖过杰西·诺曼 (Jessye Norman)。质量已经被数量取代了。

是什么样的力量造成这么大的变化呢？一如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变迁现象，有许多力量推动民主化的浪潮——例如，技术的革命，日增的中产阶级财富，以及其他可能建构社会的意识形态崩溃瓦解。除了这些宏观的社会变化原因之外，还要加上美国这个因素。因为美国政治和文化极其民主。美国的兴起和主导世界，使民主化的过程更显得不可避免。不论是何原因，民主化浪潮席卷社会，必将产生预料中的后果。它破坏等级制度，强化个人，在政治以外改变社会各方面的面貌。的确，我们社会生活中大多数特征都来自民主盛行的结果。

有谓在繁荣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技术和信息已经民主化了。其实这是相当晚近的现象。过去，技术有助于强化中央集权和官僚控制。例如上一次的最大信息革命发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收音机、电视、电影、麦克风等有促进集权的效果。它给予掌握新技术的人和团体，传达讯息到社会每一角落的力量。所以 20 世纪发动军事政变或革命的人，首先总是要控制国家的电台或电视台。但是今天信息革命产生千万种的新闻消息来源，使中央控制完全不可能，也使反对和异议的声音容易传扬出去。因特网把这个过程更推前一大步。如专栏作家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 所说，使“每一个人都能联系，可是没有人能控制”。

技术和信息民主化意味着几乎任何人都能够知道任何事情。就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现在知道本拉登在 20 世纪 90 年代积极研发生物化学武器。但是最令人震惊的是，在喀布尔市基地组织的秘密安全处所中搜集到的科学数据和制造手册，并不是从政府实验室中偷出来，而是从网络上下载的。今天如果你想找到制造炭疽菌的毒药配方，或是制成化学武器的方法，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好的网络搜索引擎而已。不幸的是，同样公开的信息来源很快能帮助某人制

造肮脏炸弹。而制造的各种零配件亦比以往更容易取得。最要紧的是相关知识，而知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经散播得相当广泛。即使是核子武器技术现在也很容易取得。毕竟，原子弹已存在超过 50 年了，与 AM 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是同时发展出的技术。此一现象可以称之为“暴力的民主化”。

“暴力的民主化”并不是一句俏皮话，而是今天世界上最根本、也是最可怕的特色。自古以来的人类社会，国家垄断合法性使用武力的权力。政府和其国民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创造了秩序，使现代文明能黏合在一起。但是过去这几十年国家的优势已经弱化。现在很小的组织团体就能作出很骇人的事件。固然恐怖主义形成对国家权威最严重的打击，可是中央在其他方面也受到重重包围。资本市场、私有经济、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等都增强了实力，侵蚀国家的权威。在世界各地非法的人口、药品、金钱、武器等流动，处处说明了国家弱化的事实。这种权力的稀释扩散会继续下去，因其趋势受到技术、社会、经济等广泛因素的助长。“9·11”之后，国家的能力和合法性有重新回头的迹象，这个趋势也会持续。恐怖时代的特征于是呈现一种张力，一边是民主化的权力扩散力量，一边是国家集权的力量。

指出这些，并不是说民主不好。其实它的好处太多了。我们之中有谁愿意回头去活在只有很少选择机会、缺乏自主、个人渺小的时代？但是就像任何深远广阔的社会变动一样，民主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可是我们却很少去面对它。正视民主黑暗面立即就会惹来讥评，被认为“与时代脱节”。可是这意指我们没有真正停下来认真反省。为了怕被贴上“反民主”的标签，我们怯于了解生活各层面中日益民主化可能带来的麻烦困扰。我们假定民主不可能制造任何问题。因此当我们看到政治、经济、社会颓唐不振之时，我们推卸责任、逃避问题，不去寻找真正的答案。更不愿讨论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核心的民主化大转型之影响。

民主和自由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霍布鲁克 (Richard Holbrooke) 谈及 20 世纪 90 年代南斯拉夫问题时，提出：“假如选举是自由又公平的，但是选出来是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分离主义者，两难之中，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的确如此，而且此现象不仅存在于过去的南斯拉夫，就在当今世界亦是如此。想想我们今天在伊斯兰世界中面临的挑战。我们承认那些备受压制的国家需要民主。但如果民主选举产生一个神权政权或是类似的极端政权，怎么办？这并不是空想。在全世界范围中，民主选出而且还一再当选的政府，或是经由公民投票复决认可的政府，经常会否定宪法对其权力的限制，侵犯剥夺公民的基本人权。这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从秘鲁到巴勒斯坦，从加纳到委内瑞拉，比比皆是——可以被称为“不自由的民主”。

在西方，民主就是“自由民主”：政体不但有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而且也具备依法而治、分权制衡、保障言论、结社、宗教和财产等基本权利。但是这一连串的自由权利——所谓的“宪政自由主义”——其实与民主并没有本质上的关联性。而且两者，即使在西方也不必然一直都结合在一起。毕竟，希特勒是经民主选举出任德国总理的。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确实融合为一体了。今日自由和民主这两束经纬，在西方固然分解不开，但是在世界上到处都出现两者分离的现象。民主发展势头兴旺，可是自由则遭挤压。

在一些地方，如中亚，选举实际上是替独裁者铺路。在其他地区，民主选举加剧了种族紧张和团体之间的冲突。在强人（例如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和南斯拉夫的铁托）统治时期，比在民主时期要更包容、更世俗性得多。在许多非民主国家，选举不会改善情况。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明天马上举行选举，很可能选出比现在更独裁、更不宽容、更反西方、更反犹太的政权。

在世界日益民主化趋势下，拒绝民主的政权会成为病态社会，无法发挥正常功能。如阿拉伯世界的百姓感受被剥夺自由的痛苦，比任何时候更甚，因为他们知道生活有另种方式的可能性。他们从 CNN 与 BBC 和半岛电视台 (Al-Jazeera) 看到不同的生活。可是，新兴民主国家太多变成虚假民主，造成幻灭、混乱、暴力和新形式的暴政。我们不能以这些现象为由，不继续办选举。而应想想：什么是造成这么多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为什么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在建立稳定而真正民主过程中遇到困难？现在我们已经走上想要在伊拉克建立民主的巨大挑战，我们怎能保证成功呢？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我们所谓的政治民主究竟指的是什么？自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 (Herodotus) 开始，民主最优先和最主要的定义乃是指人民自己管理。民主定义，只涉及选择产生政府的过程，而不及其他，已经广泛被学者接受。著名的政治学者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在其名著《第三波》(*The Third Wave*) 中详细解释了原因：

公开、公平而自由的选举是民主的根本，必不可少。经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可能无效率、腐败、短视、不负责任，受到特殊利益集团控制，而且不能实行公益所要求的政策。这样的政府是坏政府，但是并不因此而否定其为民主政治。民主是一种公共之善 (virtue)，但不是唯一的善。而且民主与其他公共善恶的关系，只有把民主政体与其他政体特征分开之后，才能明晰。

这个定义也符合人们对民主的常识认定。一个国家如果经常举行多党竞争选举，我们就会称其为民主国家。当一个国家增加民众参与政治机会——例如扩大妇女选举权，此一国家就会被认为变得更为民主。当然，选举必须公平、公开，因此需要保护某些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但是如果超出这些最简要基本的要件之外，还要附加其他条件，例如要具有某种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等言

人人殊的自由保障，才配得称之为民主，这就会混淆民主定义，而使之毫无意义。毕竟，瑞典的经济制度中限制许多个人财产权利，直到最近法国电视仍然国营垄断，而英国设有国立教会。但是这些国家分明都是民主政治。如果把“民主”主观地等同于“好政府”，那就会使得民主在逻辑分析上毫无用处。

自由宪政主义关心的不是产生政府的过程，而是设置政府的目的。它涉及西方历史上深远的保护个人自主和尊严的传统，使之不受不论来自何方——国家、教会或是社会的胁迫。它是自由的¹，因为它起源于希腊和罗马的哲学思潮，强调个人的自由。它是宪政的，因为它把依法而治置于政治的核心地位。宪政自由主义在西欧和美国是为保障个人生命、财产、宗教及言论自由而发展起来的。为了确保这些权利，它强调政府的分权制衡，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公正的司法和法庭，政教分离。在各个宪政自由政体之间，其大同之处是强调人类拥有某些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政府必须承认并作为基本法则，限制政府权力，以能确保这些个人权利。所以，1215年英国兰尼米德(Runnymede)贵族们强迫英王限制自己的权力。在美国殖民地时期，1638年在哈特福德镇采纳了现代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1789年美国宪法创设了一个新国家的政府架构。1975年西方国家甚至为非民主政权设定行为规范。大宪章(Magna Carta)、康涅狄格基本秩序法(The Fundamental Orders of Connecticut)、美国宪法(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赫尔辛基最后法案(the Helsinki Final Act)都是宪政自由主义的里程碑。

自从1945年以来，西方政府绝大多数都体现了民主和宪政自由。因此很难想象两者的分离状态，不自由的民主或是自由的独裁。可是事实上，两者在过去存在，更一直持续到现在。直到20世纪，大多数的西欧国家都是自由独裁政体，至多也只能说是半民主国家。只有少数人拥有投票权，选出的议会权力有限。1830年的英国已经是当时欧洲国家中最民主的了，可是其人口中只有2%有投票资格选举下院议员。等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西欧大多数国家才成为名符其实的民主政体，也就是全体成年公民都有选举权。可是在那一百年前，19世纪40

1 我在本书中对自由(liberal)一词的使用，是依照19世纪的通用理解。也就是指关系到个人经济、政治和宗教的自由问题。有时被指为“古典的自由主义”，而不是现代美国通常意味的自由主义，后者牵涉福利国家、平权措施立法和其他种种政策。

年代后期，大多数的西欧政府已经具备自由宪政的重要特色——依法而治、私有财产权，日益增多的分权制衡，言论结社自由。在近代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内，欧洲和北美与其他地区国家的不同之处不是民主差异，而是宪政自由主义。所谓西方政府模式最好的代表并不是人民普选投票，而是公正的法官。

过去几十年来，香港此一小岛凸显了自由并不需要靠民主才能实现的事实。香港享有举世最高的宪政自由水平。可是完全没有民主可言。事实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香港回归日近，许多西方报章杂志担忧回归对香港民主的危害。可是，香港根本没有民主可言。如果有所威胁和危害的话，针对的也是自由和法治。我们仍在继续混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美国和以色列政客们常常指责巴勒斯坦当局不民主，可是阿拉法特是整个阿拉伯世界中唯一经由相当自由的选举产生的政府。当然其民主有很多缺点，可是至少还在运作。巴勒斯坦政府的问题不在其不民主，而在于其无宪政自由。

美国人特别难以察觉民主与自由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因为在美国，除了奴隶制度这一大例外，这不是一个主导历史发展的主题。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制度在美国民主历程当中，在南方一直是根深蒂固的。从创建美国共和之日起，主张废奴的人士就面临南方大多数选民激情维护奴隶制度的难题。最后，废除奴隶制的成功，不是民主选举促成，而是因为北方的武力彻底打败南方。内战之后，歧视黑人制度 (Jim Crow system) 最终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废除的原因仍然不是出于民主，而是排除民主的干扰。最后的解放黑人的法案——1964 年民权法案是经由国会通过的。可是之前所有的进步都靠行政部门造成既成事实，例如军中的取消隔离制度，或是靠最高法院的裁定，如学校黑白混合。种族歧视是美国最大的悲剧。在此一悲剧中，民主和自由经常处于对立状态。